

序

《话剧语体论》是一部以语体学理论为指导对话剧语言进行研究的著作。据我所掌握的信息看，从语体学的角度研究话剧语言的著作这可以说是第一部，它的出版无论对话体学研究，还是话剧这种文艺样式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记得欧阳予倩先生曾说过：“话剧有两根大柱子，就是语言和动作。”又说：“戏剧（指话剧——引者）的语言……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不同于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态的语言，而是一种文学的语言。我们读剧本就可以接触到文学的语言，把这些语言摆到台上，我们便看出戏剧的语言有他显著的特征。”^①可见，（一）语言对于话剧来说是存在的支柱和基础，离开了语言的支撑实际上也就没有了话剧；（二）话剧语言是一种由话剧在实现自身的审美功能时由特具的舞台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决定而形成的有着显著特征的语言。正是因为语言对话剧是这样的重要，且话剧语言又是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因此话剧语言及其运用问题在话剧研究中也必然会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但事实上，倘对话剧语言研究作—历时的审视，则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以往在对话剧所作的研究中，有关话剧语言的研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的地位：一是以往的话剧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纯文学的角度，即便有些论著包含了一些有关语言的论述，也都比较零碎、分散；二是有些关于话剧语

^① 欧阳予倩《演员必须念好台词》，《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言的专门性论著，其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或者是侧重在舞台语言技巧的训练，或者只是对话剧语言特色的一般分析，而不是系统、全面、动态的研究，何况即使是这类论著也是寥若晨星。话剧是一种须通过舞台演出运用语言和动作形成艺术形象把剧作的思想内容传达给观众，以取得教育和审美效果的舞台艺术，语言在其功能的实现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话剧语言研究上的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对话剧的特殊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与以往的话剧语言研究相比，本书是在语体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同以往的话剧语言研究的不同处是在于：这是在正确地把握语体同“文体集合”的对应关系的前提下，以语言为本位对话剧的所有体式的所有语言所进行的一种整体、系统性的同时也是动态性的研究，它使话剧语言的研究“从以往只注重从文学的角度模糊地分析话剧语言的特色转向对话剧语言交际过程内在规律的揭示”。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这种研究极大地深化了话剧语言的研究，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价值。

其一，在语体系统性理论指导下，于外部关系和联系中，根据话剧语体自身内部分化的实际，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话剧语体的体系。语体是个体系，这种体系性实际地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一是指的语体类型的体系性，二是指不同类型语体自身特点的体系性。语体类型的体系性是说整个语体体系是由相当数量的处于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联系之中的不同类型语体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语体自身特点的体系性，则一方面是指语体的语言特点体系是由众多的功能相同、相近的语言材料、表达手段共同组合而成的，另一方面是说构成语体的特点体系的语言材料、表达手段实际上都处在彼此相互联系、制约的关系之中，是由在功能上相适、相应的语言材料、表达手段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语体的这种体系性特征，是语体研究上作语体类型划分所必须考虑的条件和依据。因为，作为前者，使语体类型的确定置于外部关系上的联系和关系之中，这可保证所确定的类型是语体系统中的有机成员；而后者则是语体之所以能够成语体的一种物质性的保证。《话剧语体论》正是在这种语体

体系性理论的指导下，以话剧语体本身的语言特点体系为物质依据，在与现代汉语语体体系中其他语体的联系和关系的比照中，对话剧语体进行了定位和定义。作者对以往的语体学研究把话剧语体归入书面语体中文艺语体的范畴看作文艺语体的一个分支的做法作了补正，认为实际上“话剧语体更接近于口语语体，话剧的内容都是通过台词表达出来的。”因此，从内容上看，可以说话剧语体属于文艺语体的范畴，是文艺语体的一个分支语体；从形式上说，话剧语体的对白体和独白体当属于口语语体，也是口语语体的一个分支语体。“话剧剧本采用的是书面形式，而话剧最终是通过剧场演出来完成交际目的的，因此话剧语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既有书面语的特点，也有口语语体的特色。”与这种定位相应，作者把话剧语体定义为“话剧语体是口语语体、文艺语体的分支语体，是适应话剧艺术领域交际的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特点综合。”对于话剧语体的这种认知，实际上是清晰地认识到了话剧语体自身的内部语言特点差异；以此为基础，根据话剧语体内部语言运用上的分化状况，把话剧语体区分为对白体、独白体、说明体三种下位分支语体。这种深入到话剧语体内部的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而形成的语言运用上的不同特点，亦即建立在各自所具的体系性的语言特点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划分，构建起了一个有关话剧语体内部的语体的体系。这一分类体系，比之此前的话剧语体研究中对内部差异的重视不够，（如有的径直把话剧语体称作“对白体”，忽略了独白体和说明体两类分支语体）；或者是没有正确把握话剧文体与语体对应关系以及话剧的两种不同存在和表现方式（作为文本的和作为舞台表现的）对语言的影响，从而或略了话剧语体受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双重影响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语言特征的情况，其研究上的深入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话剧语体内部分化亦即内部分类的实际。这种具有新意的分类体系既是对话剧语体的描写研究成就的一种展示，同时也为进一步更加深入地进行描写研究铺设了切实的基础；同时又由于在这个

内部分类体系中的各种话剧语体的分支语体是以语言特点为划分依据的，这样的体系对全面而深入地把握整个话剧语体的语言特点体系和正确运用相应语体的语言都是极有帮助的。

其二，以语言为本位对话剧语体的语言特点作了系统的描写研究，较为完整地展示了话剧语言的整体面貌，达到了话剧语言描写研究的新的广度和深度。所谓语体是在语言长期的运用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与由场合、目的、对象等因素所组成的功能分化的语境类型形成适应关系的全民语言的功能变异类型，具体表现为受语境类型制约选择语音、词语、句式、辞式等语言材料、手段所构成的语言运用特点体系。一种语体类型及其语言特点体系的形成都是在特定的领域内运用语言，经过长期的选择运用发生功能分化的结果；而对语体的描写研究则必定是要求从整体性出发对言语运用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经综合、概括、抽象而揭示出具有系统性的语言特点。话剧语体是话剧“文体集合”中的各类文体在实现审美和教育功能的目的以及实现这种功能的舞台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制约下在长期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因功能分化而形成的一种全民语言的言语特点综合，具体表现为话剧的语音、用词、句法、章法等语言运用的特点系列。所以从语体学角度研究话剧语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某一类话剧文体中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的语言特点，而是话剧语言的整体，是一种对话剧语言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是语体的系统性所决定的语体语言研究上的特殊性。正是在这种系统性观念的指导下，《话剧语体论》对话剧语体从语音、词语、句法、修辞手法、章法的特点系列以及话剧语体的语言风格作了全面的描写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这种记述描写研究的过程中，论著不仅联系于话剧的功能、属性的制约作用，同时由于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因深切地感到“话剧语言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语言不同，它不用叙述体，而用代言体。话剧语言也与演讲、谈话等口头语言不同，它比可以随意，而要精练、简洁。因此，它必须适应话剧这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的舞台性、表现性的要求，而具有动作性、性

格化、精炼性、口语化、分离性等基本特点。”在作者看来，作为话剧语体的最富有特性的语言特点都是由话剧为实现自身的审美功能运用特有舞台表现手法和形式并受其制导的结果，因此，论著在对作为话剧语体的特点体系构成成分的语音、词语、句法、修辞手法、章法等特点的描写研究上尽可能将其置于为实现特定功能而形成的表现形式的制约，及特定语境和话剧剧情展开的动态过程来进行解释，实现了“对话剧语言交际过程内在规律的揭示”的研究的转向；再加上分析的深入、细致和见解的独到，使得对话剧语体语言特点的研究和认识达到了新的深度。这一角度的研究对话剧语体自身规律的揭示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对话剧的创作和舞台演出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对深化整个汉语语体的研究也是很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在对话剧语体基本特征把握的基础上，对话剧语体相关的语言风格问题作了多侧面的研究。这在整部论著中所占的篇幅虽然仅仅一章，但所论及的角度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基于话剧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所形成的话剧语言风格的独特性的论析；也有对话剧语体语言风格同语言民族风格、时代风格问题的论述；也有对不同剧作家的不同语言风格问题的探讨，这种种角度不同的论析表明了对话剧语体的语言问题思考上的细致深入，表现得很有新意。

最后，论著在以对话剧语体的语言特点的研究的基础上，较为成功地进行了语体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从语言的特有视角切入对话剧的审美动力及其特殊规律作了揭示，在为语体学研究的深化做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话剧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的认识。

在《话剧语体论》即将付梓之前，作者来电要求我写个序，我愉快地答应了。因为，这部论著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认真、刻苦以及所经历的其他种种艰辛——除了她和她丈夫双方年迈的亲人和幼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外，在论文撰写关键的那年我刚好到国外讲学一年，联系指导

只能通过 E-mail 和邮寄的方式来进行，这样自然增加了种种不便，而她总是能按时地跟我联系，发来（或寄来）论文，再根据意见反复修改，态度的认真使我感动，记得当我回国时她的论文已基本写成，之后又几经修改这才正式完稿——我可说是至今“记忆犹新”；除此而外，这篇论文多少也牵涉到我的一种心怀：在我自己，在读大学本科时也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对话剧表现得颇有兴趣，还参加过话剧团的演出，也就在那时除了看过不少中外话剧名著和评论家的论著外，自己也曾尝试着进行过剧本的创作（当然是相当稚嫩的），但随着后来经组织动员而转为学习语言学之后，这种对话剧的喜好也就逐渐地被搁置了起来，不过内心的依依之情其实并未彻底泯灭——这是我们这代人术业上的独特境遇，当得知王景丹的博士学位论文准备写话剧语体时，我自然是积极支持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对话剧的学术研究上的接触。现在，作为从语体学角度的对话剧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就要正式出版了，我的内心是很为之高兴的，因而说了以上的一些话，就以之作为序言吧。

李熙宗于复旦凉城宿舍
2006 年 6 月 30 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研究现状	(1)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3)
三、研究方法	(5)
四、语料来源	(8)
第一章 话剧语体的界说	(9)
第一节 话剧语体的定义	(9)
一、话剧语体的性质	(10)
二、话剧语体语言的特点	(11)
三、话剧语体的定义	(14)
第二节 话剧语体的分支语体	(15)
一、对白体	(16)
二、独白体	(17)
三、说明体	(19)
第三节 话剧语体与文艺语体	(21)
一、话剧语体是文艺语体的分支语体	(21)
二、话剧语体有自己的特殊性	(22)
第四节 话剧语体与口语语体	(26)
一、话剧语体与口语语体的关系	(26)

二、话剧语体与口语语体的异同	(27)
第二章 话剧语体的形成与演变	(31)
第一节 话剧语体的形成	(31)
一、话剧语体形成的物质基础	(31)
二、话剧的舶来为话剧语体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33)
三、话剧对戏曲的偏离——话剧语体决定一切	(35)
第二节 话剧语体的演变和发展	(38)
一、语言运用特点的演变	(38)
二、话剧体式的演变	(48)
第三章 语音要素与话剧语体	(51)
第一节 语音要素在话剧语体中的重要作用	(51)
一、与日常口语比, 话剧语体中的语音 要素尤为重要	(51)
二、与其他语体比, 话剧语体具有乐 音优势和语境优势	(52)
三、语音要素是形成话剧语体独特语言风格 的重要因素之一	(55)
第二节 话剧语体中的语气表达	(56)
一、语调	(57)
二、语气助词	(61)
三、叹词	(63)
四、语气副词	(67)
第三节 话剧语体的节奏	(71)
一、话剧语言追求节奏和谐	(71)
二、话剧语言富有音乐性	(74)

第四章 话剧语体的词语特点	(79)
第一节 话剧语体的词语特点	(79)
一、话剧语体形容词的运用规律	(79)
二、话剧语体重叠词语的运用规律	(83)
三、话剧语体代词的运用规律	(87)
四、同义或反义相叠的四字语多	(92)
第二节 话剧语体词语的运用	(94)
一、区别词语的色彩,使之表达准确	(94)
二、采用造词的手法,使之表达鲜明	(98)
三、运用词语形式与语义内容不一致,使之 表达生动	(102)
第五章 话剧语体的句法特征(上)	(105)
第一节 话剧语体的句法特征	(105)
一、常用变式句	(105)
二、独词句的多用	(108)
三、名词句的多用	(111)
四、常用SV句	(114)
五、歧义句的妙用	(116)
六、长短句的有机结合	(118)
七、常说半截子话	(120)
八、定语少而短	(125)
九、多用动词谓语句	(128)
十、常省略动词“是”“有”等	(129)
第二节 话剧语体的短语	(130)
一、联合短语	(131)

二、动宾短语	(133)
三、偏正短语	(135)
四、介词短语	(137)
五、方位短语	(138)
六、的字短语	(138)
第三节 话剧语体的句型	(139)
一、话剧语体中主谓句的特点	(139)
二、话剧语体中非主谓句的特点	(142)
三、话剧语体中复句的特点	(143)
第六章 话剧语体的句法特征 (下)	(148)
第一节 话剧语体的句类	(148)
一、话剧语体中陈述句的特点	(151)
二、话剧语体中疑问句的特点	(153)
三、话剧语体中祈使句的特点	(165)
四、话剧语体中感叹句的特点	(170)
五、话剧语体中应对句的特点	(183)
第二节 话剧语体的常用句式	(190)
一、话剧语体中的“是”字句	(190)
二、话剧语体中的存现句	(191)
三、话剧语体中的省略句	(193)
四、话剧语体中的紧缩句	(194)
第七章 话剧语体的修辞特点	(196)
第一节 话剧语体与辞格	(196)
一、话剧语体与辞格	(196)
二、话剧语体辞格运用的主要特点	(197)

第二节 话剧语体中的常用辞格及特点	(199)
一、话剧语体中的通用辞格	(199)
二、话剧语体中有特色的辞格	(211)
三、话剧语体常用辞格的使用频率与分布	(229)
第八章 话剧章法结构的特点	(233)
第一节 话剧有独特的章法结构方式	(233)
一、话剧语体对结构体式要求严格	(233)
二、话剧讲究分幕、分场(景)叙述	(235)
第二节 话剧剧本正文的起承转合	(236)
一、对白体话题的确立	(237)
二、对白体话题的转换	(238)
第九章 话剧语体的语言风格	(244)
第一节 关于话剧语体风格的几个问题	(244)
一、风格、语言风格与语体	(244)
二、话剧语言风格的特点	(249)
第二节 话剧语体风格与民族风格	(251)
一、语体风格与民族风格的关系	(251)
二、民族风格在话剧中的体现	(251)
三、话剧语体对外来民族风格特点的吸收	(265)
第三节 话剧语体风格与时代风格	(270)
一、时代精神决定时代风格	(270)
二、话剧语体时代风格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271)
三、话剧语体时代风格的继承性与发展性	(272)
四、时代风格在话剧语体中的体现	(274)
第四节 话剧语体的个人风格	(278)

一、个人风格与民族风格、时代风格的关系	(278)
二、话剧语体个人风格特征分析	(281)
结 语	(301)
参考文献	(304)
后 记	(326)

引言

一、研究现状

话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其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部各种因素也互相制约、互为存在，共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有机体。“创作、演出、接受是其中互相依赖而又相对独立的三个主要的子系统。每一部分的生长、发育、成熟，都不能脱离与之共生的其他条件，仅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各方面都需要从既成的结构关系中获得来自他方的能量和激励。……同时，话剧艺术又处于同时代生活、思潮、各兄弟艺术等多种系统的外部耦合中，每时每刻都在吸收着大量的外界信息，影响到它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中国话剧的基本特点是内部各子系统的发展极不平衡，与外部的整体耦合亦十分艰难。这是由其舶来品性所决定的。”^①因而也就形成了中国话剧的独特特点。

由于话剧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在话剧的内外部系统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是起绝对关键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场景说明性的文字，还是对白性、独白性的话语，都是话剧在表达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说语言决定了话剧的产生、发展，也决不过分。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话剧，才能真正阐释清楚话剧现象。

回顾以往对话剧的研究，不难发现，基本都局限于纯文学的视野。它的好处是逐步加深了人们对剧作思想艺术内涵的理解，不足

^① 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是无法准确体现话剧艺术的独特规律以及每位剧作家的独特风格。以往的学者们一般多以细腻独到的思想艺术分析，告诉读者如何去理解话剧、剧作家、剧本，解答的是“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则更多地归之于模糊朦胧的剧作家每个人的经历、心理、社会等原因。我们说这种解释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势必会造成对于凝聚在话剧剧本中的中国话剧发展的审美动力和特殊规律视而不见。因而，我们想另辟蹊径来探讨中国话剧的独特规律。

目前，还没有人从语言的角度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话剧的特殊规律，特别是从语体的角度进行深度研究的论著也没有。我们拟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话剧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话剧语言虽然也属于文艺语体的范畴，但它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话剧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本书拟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话剧的语言，从对白体、独白体、说明体的语体特色到剧作家的语言风格，都进行较系统的研究，旨在阐明话剧语体的特殊规律和特殊功能。

语体研究是借鉴前苏联的一些理论体系和方法，是五十年代从前苏联传入我国的，但一直未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一些学者进行的研究，也是零零散散的，不成系统。直到八十年代，在我国才掀起了一场语体学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关注语体，一些学术人物开始着重研究语体，使语体学的研究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绩。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语体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语体学的研究还是个新兴的薄弱领域，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从话剧语体的研究方面看，更是如此。

从目前我国对话剧语体的研究来看，这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缺乏系统性

本书所研究的话剧语体是口语语体和文艺语体的一个分支语

体。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只是零敲碎打，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由于话剧语体的特殊情况，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只研究话剧的文学性，搞语言研究的学者只研究它的句、词等。很少有人从语体的角度对话剧语体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找出话剧语体自身的特殊规律。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话剧语言的特殊性，并曾撰写论文进行阐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甘玉龙的《论话剧说明性文字的语言风格特征》（《修辞学习》1996、5）、吴德润的《动作性——戏剧语言的特色》（《语文学学习》1981、3）、吴家珍的《谈曹禺戏剧的舞台指示语言》（《修辞学论文集》第四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等。这些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创见，但都只注意了一个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性。

（二）缺乏深入的专门研究

人们对于话剧语体，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进行过深入、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不少基本问题尚未明确、科学地解决好。例如，话剧语体的定义、话剧语体的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话剧语体的分类情况等等。至于话剧语体内部的种种特殊规律，就更缺少有说服力的论证、分析和阐述了。

（三）缺乏科学性

在对话剧语言特殊规律的研究中，学术界现有的一些研究话剧语言的方法，多是沿用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这些文学方法，在研究语言现象时，很具有模糊性，大多是根据研究者自己的感觉来做出判断的，因而，严重影响了对话剧语言特殊性的描述和阐述的说服力。特别是大家基本沿用的文学研究方法大多运用模糊的直观判断法，使人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缺乏科学的研究论证方法，不足以说明话剧语言的特殊规律。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书所做的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从语言的角度切入阐释话剧的审美动力及特殊规律。对话剧语言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整体上看，以往

的研究大多泛泛而谈，忽视话剧语言的交际功能，忽视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话剧语体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发现和解决。同时，话剧语言的整体研究也不够系统、深入。所以话剧语体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它为话剧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将话剧语言研究放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中，从以往只注重从文学的角度模糊地分析话剧语言的特色转向对话剧语言交际过程内在规律的揭示。这样做，有助于把话剧语言的研究引向深入。

本书所做的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历时和共时的对比及研究，系统地描述、阐释和探讨话剧语体的特殊规律，搞清楚话剧这一作为舶来品的文学样式其语言运用上的特殊性。这样做，有助于促进中国话剧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指导话剧创作的实践。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话剧语体的研究进行一番新的开拓，最终使这项研究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把话剧语体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丰富、完善语体研究的理论体系

应该说，近些年来，语体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仍然是个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缺乏深入的探讨。这两方面都需要我们有新的建树，需要我们去踏踏实实的工作、去做开拓性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话剧语体就是为语体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做添砖加瓦性的工作，一方面为语体研究形成系统做努力，另一方面把语体理论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了话剧语体的特殊规律，丰富、完善语体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开拓、拓展话剧语言研究的新思路

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话剧语言进行研究，开拓、拓展了话剧语言研究的新思路。因而也就能发掘出一些被以往学者所忽略了的话剧语言的特殊规律。

传统的话剧语言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平面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分析话剧语言。这种研究虽有一定的成效，为话剧语言的研究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结论常常都是模糊的，或是笼统的。因此，我们说，这种静态、平面、模糊、笼统的分析不足以将话剧语言论析透彻。因为，话剧语言的特殊规律是在语言的动态流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的。所以，运用语体研究的方法，把话剧语言放入到一个动态的体系中，重新审视话剧语言运用的规律，这一新的研究角度的确立，会使我们大有收获。以语言为本来研究话剧，可以发现许多从文学的角度不能发现的问题。

（三）具体、深入指导话剧的创作活动

对话剧语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搞清楚话剧语言的特殊规律，有助于指导话剧的创作活动，因此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比如，话剧语体虽也是文艺语体的一个分支语体，但它与散文体、韵文体是截然不同的。又如，话剧语体内部的三个分支语体：对白体、独白体、说明体，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上也是完全不同、各有特色的。同时，话剧语体也是口语语体的一个分支语体，但它又与日常谈话体和演讲体有所不同。因此，正确把握话剧语言交际的表现基调，同时注意多样性的色彩和限度，对提高话剧语言的表达效果是大有益处的。特别是话剧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一种，它是追求高层次的语言美的。因此，本书所做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指导话剧语言交际的实践活动向高层次转化，向美学方向发展，使之呈现色彩斑斓的色调。

三、研究方法

话剧语体研究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而建立起一个比较科学的话剧语体理论体系。本书主要采用了如下一些理论和方法：

（一）分析综合法

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分析和综合，分析综合法也是话剧语体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话剧语体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综合法的恰当运用。分析综合法，就是对话剧语体的构成因素进行